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補注卷二十

明　劉績　撰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禄至子婦孝而不解則

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觧則所欲得矣觧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寛裕純厚而不苛忮則人民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

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

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踈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

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

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

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

之所墮不避小大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

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

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

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

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

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

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境

内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

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强也故國富兵强則諸侯服其政

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寳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寳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寳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

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

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斵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斵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

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

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内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利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

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樂懷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弗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寳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頼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頼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

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饕音柒嬿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

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

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蟯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蟯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蝯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専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學問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

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績按解作整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

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

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
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
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
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
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

得乆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按經作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

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决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

生楝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逺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

怨故曰天道之極逺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

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

亾為天下僇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

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

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絶地理故天不與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

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

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

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

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

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

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

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

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王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后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猒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

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遠經作久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補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子補注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泰雲

管子補注卷二十一

明　劉績　撰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内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强弱如是則城郭毁壊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毁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

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幷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禄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

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力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

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禄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説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

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
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
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
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
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
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
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
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

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

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

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禄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按此五字疑衍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

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

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

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禄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

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

不動奇邪乃恐奇草邪化令徃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

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施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續按當作說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

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内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别别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

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修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濵

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
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令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
而無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
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
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

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常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内明辨

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强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

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

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

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

法曰令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

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按經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戸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

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
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
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
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
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
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
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

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

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

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

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禄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

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

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按佼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内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

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内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

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經作家與家務於相益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

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禄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按經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

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擄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

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禄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

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别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别明别則易治○按經作君臣之間明别明别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

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畮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按

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秇同埶別本作種言七十日陰凍釋秇稷若百日則過時不秇矣是秇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令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

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内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禄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後作絹績徽織而功歸於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

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廪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管子輕重二

乘馬數第六十九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

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人君之守高下歳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歳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宫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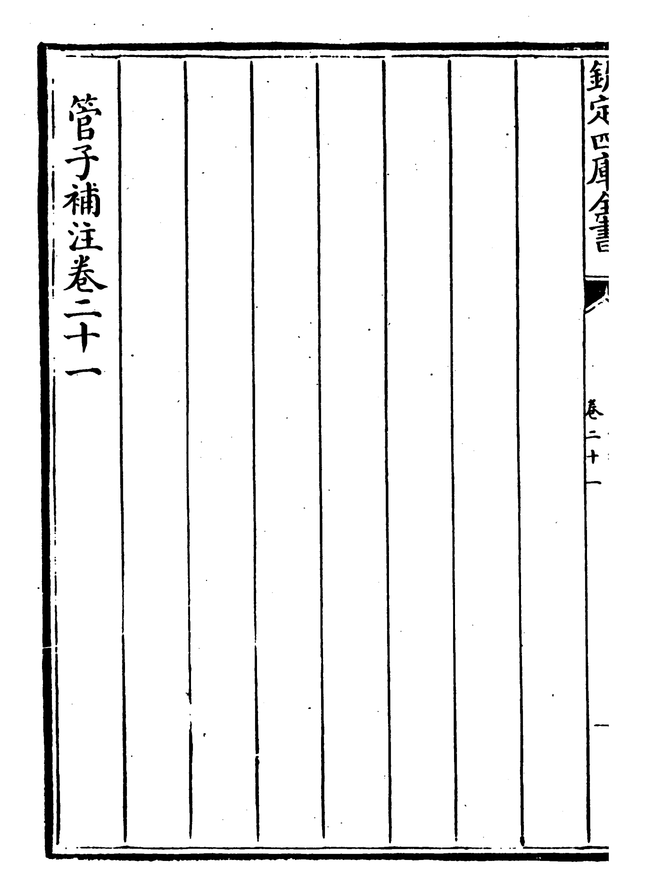
𦾔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鬭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

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按間上下之間中等也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𠩄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按方則不行故曰𠩄方

問乘馬第七十闕

管子輕重三



管子補注卷二十一

管子補注卷二十二

明 劉績 撰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績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為

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績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毁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

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也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少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

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稅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

籍之數而亡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令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也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

所以載作器人挽之軺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者也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矣續按一無也字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則一女之籍得五刀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循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

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績按後輕重一作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彊求也此有闕誤王霸之君去其所以

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詘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

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別註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別註給足也以十取百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畒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内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有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績按一本并字下有藏字然則人君非

能散積聚鈞羡（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

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絶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之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

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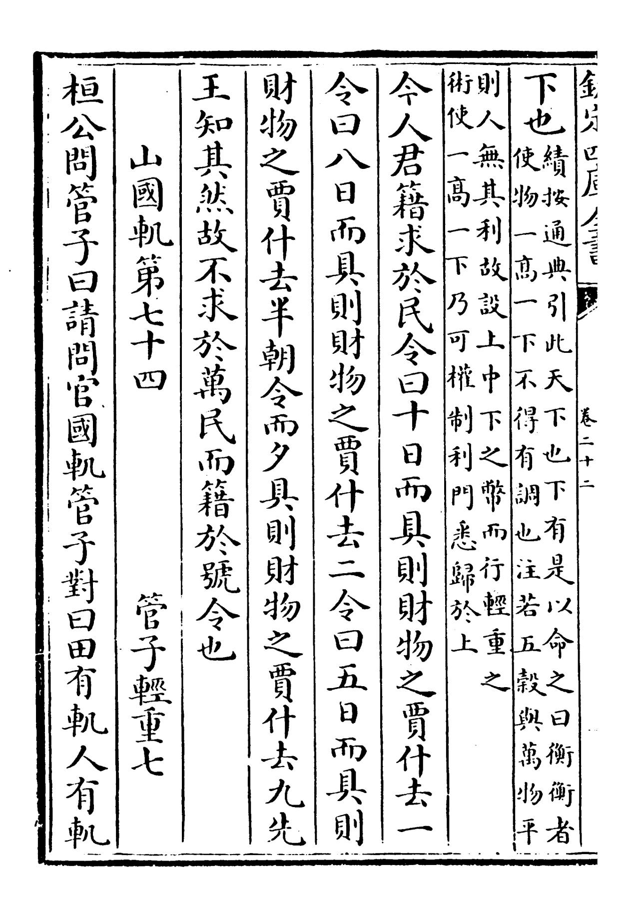
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準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穡斂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

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通典注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幣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

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一作享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獲擄分賞而禄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内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

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禄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續按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黄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



下也績按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注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令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

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

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

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續按萌田民也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決一作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

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以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

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

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立貲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為貲

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

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續按饘章延反糜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古地字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絤夜石之幣天

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黙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隷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

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髙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畆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畆從中千畆之筴也然則百乗從千乗也千乗從萬乗也

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令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

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

之决塞桓公曰何謂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

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

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閒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

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之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可以意料行五月經五月）名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草築室賦籍藏龜（草更也賦數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

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

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

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

市朝同流黄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

民用内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

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

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

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具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

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

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

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時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出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穀歸於上矣重之

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四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櫎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

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
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
亡家藏於篋匱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
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
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
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
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
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

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畆加十是一家十戸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

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縿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

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

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為筴而決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

千五百家為州齊雖伯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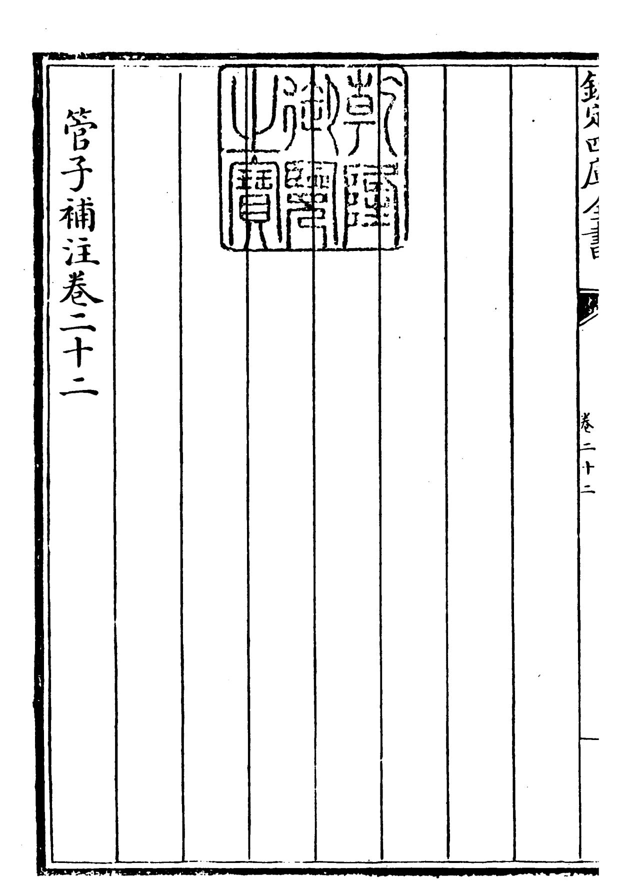
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什倍異日此出諸

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内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補注卷二十二